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符宗朝	殷源之	陳福習	霍炎昌	毛文鍾	郭守純	胡憲生	胡宣明	施贊元	朱進	陳茂康	楊維楨	謀立	王預	王松海	成功一	徐輝
一八	一九	一八	二〇	一九	二〇	二〇	一九	二〇	二〇	二〇	一九	一九	二〇	一八	一九	二〇
江蘇江都	安徽合肥	福建閩縣	廣東南海	江蘇吳縣	廣東潮陽	江蘇無錫	福建龍溪	浙江錢塘	江蘇金匱	四川巴縣	四川新津	貴州平遠	江蘇桃源	江蘇丹徒	江蘇江都	廣東新寧
兩淮中學	江南高等	福建高等	嶺南學堂	直隸高等工業	約翰書院	譯學館	約翰書院	約翰書院	東吳大學	重慶廣益中學	復旦公學	家塾	江南高等	約翰書院	東吳大學	唐山路礦
六〇·四	六〇·五	六〇·六五	六〇·九	六〇·九	六一·〇二	六一·四七	六一·八五	六二	六二·二	六二·三	六二·四	六二·五	六二·六五	六二·七	六二·八	六三·一

66	65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51	50
易鼎新	馬仙嶠	莊俊	周銘	陸元昌	周開基	計大雄	李平	施瑩	胡遠	許先甲	胡適	鄭翼楚	遇憲先	柯成楸	孫恒	王裕震
二〇	一八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二〇	二〇	一九	二〇	一九	一九	一七	一九	二〇	
湖南醴陵	直隸開州	江蘇上海	江蘇泰興	江蘇陽湖	江蘇吳縣	江蘇南匯	江蘇無錫	江蘇吳縣	江蘇無錫	貴州貴筑	安徽績溪	廣東番禺	江蘇金匱	浙江平湖	浙江仁和	江蘇上海
京師財政	保定高等	唐山路礦	上海高等實業	上海高等實業	上海南洋中學	高等實業	江蘇高等	上海高等實業	高等商業	四川高等	中國新公學	約翰書院	上海高等實業	上海南洋中學	杭州育英書院	美國加厘福宜大學
五三·四	五三·四	五五·一五	五五·九	五六	五六·九五	五七·三二	五七·三五	五七·七二	五八·一	五八·二五	五九·一七	五九·二五	五九·三五	五九·五五	五九·六二	六〇·三五

67	周 仁	一九	江蘇江寧	江南高等	五一·七
68	何 斌	二〇	江蘇嘉定	浙江育英高等	五一·二二
69	李錫之	一九	安徽合肥	安徽高等	五一·五七
70	張寶華	二〇	浙江平湖	美國加厘福宜大學	五〇·二

民國廿三年二月我在南京竺可楨先生家中看見他保存的這張油印榜文。我託他鈔一份，寄給我。寄來之後，我又託章希呂先生重鈔一份保存在我的日記裏。中國政府最早派遣留學美國的學生四批，其姓名履歷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譜裏。我盼望這張榜也可以長久保存，為後人留作一種教育史料。

當時規定留學生年齡不得過二十歲，所以榜上諸人所報年歲往往以多報少的。

同榜七十人，以省分計，如下表：

江蘇	二七	四川	三
浙江	一四	貴州	二
廣東	一〇	湖南	一
直隸	三	廣西	一
安徽	三	山東	一
福建	三		

以學校計，則約翰書院最多，得十二人；南洋公學（上海高等實業）次之，得七人；嶺南學堂次之，得五人。東吳大學、江南高等、唐山路礦、復旦公學、南洋中學、五校各得四人。其餘各校皆在二人以下。

此中已故者，有沈祖偉、過憲先、胡達、計大雄、朱進、施贊元，——我所知的已有六人。

此中已改名者，陳延壽即陳伯莊、馬仙嶠即馬名海、過憲先即過探先、胡達即胡明復，——餘人不知尚有改名者否。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至今爲二十四年，此七十人中，死者已近十分之一，其職業不可知者約有十分之三。

一九三四、三、廿七，胡適記。

一九六〇、五、四，請胡頌平先生重鈔一份，爲影印之用。胡適。

南下的旅費是楊景蘇先生借的。到了上海，節甫叔祖許我每年遇必要時可以墊錢寄給我的母親供家用。怡蓀也答應幫忙。沒有這些好人的幫助，我是不能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國的。

我在學校裏用胡洪辭的名字，這回北上應考，我怕考不取爲朋友學生所笑，所以臨時改用胡適的名字。從此以後，我就叫胡適了。

——〔自述〕頁九〇

先生回憶出國之前的事，曾說：

家兄（紹之）特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爲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學鐵路工程，或礦冶工程。他認爲學了這些回來，可以復興家業，並替國家振興實業。不要我學文學、哲學，也不要學做官的政治法律，說這是沒有用的。當時我同許多人談談這個問題，我以鐵路礦冶都不感興趣，爲免辜負兄長的期望，決定選讀農科，想做科學的農業家，以農報國。同時美國大學農科是不收費的，可以節省官費的一部分，寄回補助家用。

——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臺東縣講「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

的講詞紀錄，見「胡適言論集」甲編頁一二四

八月初，先生在上海電車上丟了三百塊錢的治裝費，臨時籌借了三百元，取來衣服，到了美國，才寫信告訴本家的一位族叔。原來這三百元是給一位外國人檢得，他查明先生的地址，把錢存在郵政局裏，要先生本人寫信去才發還，那時先生對於西方的文明，便已肅然起敬了。

八月十六日。先生從上海坐船到美國去。（見「胡適留學日記」頁六六）

那年我們同時放洋的共有七十一人，此外還有胡敦復（一八八六——一九七八）先生，唐孟倫先生，嚴約冲先生。船上十多天，大家都熟了。但在那時已可看出許多人的性情嗜好。我是一個愛玩的人，也吸紙煙，也愛喝檸檬水，也愛學打「五百」及「高、低、傑克」等等紙牌。在吸煙室裏，我認得了憲生常同他打「Shuffle Board」；我又常同嚴約冲、張彭春（一八九二——一九五七）、王鴻卓打紙牌。明復從不同我們玩。他和趙元任、周仁總是同胡敦復在一塊談天；我們偶然聽見他們談話，知道他們談的是算學問題，我們或是聽不懂，或是感覺沒有興趣，只好走開，心裏都恭敬這一小羣的學者。

——「追想胡明復」亞東版「文存」二集頁二二二

九月，到了綺色佳（Ithaca）進康南耳大學，選讀農科。這時康南耳大學的第三任校長爲休曼（President Schurman），農學院院長斐立博士（Liley Hyde Bailey）。

八月以後的日記，遺失了。

今年的詩歌有「去國行」二章，「翠樓吟」一首，都收入「嘗試集」。又有「重九詞」及「懷人詩」（見胡不歸「胡適之先生傳」頁五九）。